西学大家系列

袁筱娟 编译



杜拉斯自述

[法]杜拉斯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裴素娟 编译



Marguerite Duras

杜拉斯 自述

[法] 杜拉斯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拉斯自述 / (法) 杜拉斯著 ; 裴素娟编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4
(西学大家系列)
ISBN 978-7-201-16759-6

Ⅰ. ①杜… Ⅱ. ①杜… ②裴… Ⅲ. ①迪拉斯(Duras, Marguerite 1914-1996)-自传 Ⅳ.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28676 号

杜拉斯自述

DULASI ZISH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责任编辑　岳　勇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5
插　　页　2
字　　数　1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序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特立独行、最魅力四射的女作家。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杜拉斯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熔小说风貌、戏剧情节、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的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情人》为她斩获了1984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也为她赢得了法国乃至全世界如潮的读者，从此杜拉斯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都拥有了一席之地。据不完全统计，杜拉斯的作品已被译为三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喜爱她的读者中间广泛传阅。她也被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赞誉为“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

杜拉斯早年生活在法属殖民地越南，那是杜拉斯的生命底片。那里的稻田、罗望子树、湄公河、渡船……都是她成长的背景，都让她终生魂牵梦绕。不过，那里也有她难以摆脱的梦魇。母亲平素偏执地专宠大儿子而忽视一双小儿女，尤其对毫不起眼的杜拉斯要么冷漠相待，要么非打即骂。虽然杜拉斯作为一名白人有着一种种族上的优越感，但与这种白人优越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上的困窘。他们家在白人圈子里是经济上的困难户，她母亲终其一生都在为摆脱生活的拮据而苦苦挣扎。为了实现“稻米女王”的梦想，母亲曾放弃可免费获得的三百公顷的土地，被骗用二十余年的积蓄购买了几乎常年被太平洋海水淹没的根本无法耕种的租让

地，又徒劳地雇工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却以失败而告终。为此经济彻底陷入窘境的母亲几近精神崩溃。年少的杜拉斯曾目睹母亲为了维护在白人圈子里的体面和尊严趁着黑色夜幕的掩护偷偷地去偿还高利贷。尽管这样，还是有债主到他们家里来逼债，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拿不到钱就赖着不走，爱面子的母亲哭泣着把钱甩给他们，他们才悻悻离去。这样一位屡屡遭受生活重创而变得悲观失望的母亲对杜拉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母亲的这些形象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她的诸多作品中，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等。

在东方的法属殖民地成长的杜拉斯对那里有一种潜滋暗长的情愫。在她早年模糊的记忆中总是萦绕着湄公河冲积平原上的阳光、一望无垠的稻田、弥漫于周围的安南口音、暹罗森林里平房游廊上的月光……这片她生活过的异国土地对她来说是“母亲的土地，故土和精神的栖居”。生于斯长于斯的杜拉斯把越南视为她的老家。十八岁时，回到法国的她不但难以忘怀曾经生活了十多年的越南，而且也难以融入法国的生活，这两种迥异的元素在她的生活、身体、灵魂中剧烈地冲突碰撞，使她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日夜缠斗不息的危机的包围之中，她觉得“我的老家越南又来报复我了”。杜拉斯用写作来突围。写作给予了她第二次生命，这些诉诸笔端的文字纾解了长久以来困扰她的早年的心理创伤和情感危机，让她在探索独特的适合浇灌她心中块垒的文字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成熟，终于有一天那个曾经觉得无处容身、孤单无助的小女孩破茧成蝶。

人生早年经历的许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使杜拉斯成为一个叛逆而富有激情的女人，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不可遏制的叛逆和激情体现在对自由的狂热追求中。为了获取她向往的理想的政治自由，二战时期她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她激情澎湃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中，1960 年介入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件，1968 年投身于“五月风暴”中。她的一生都在为自由而不懈斗争。

杜拉斯对政治自由追求的过程伴随着她对性自由的探索。毋庸置疑，

杜拉斯是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家，也是一个爱情专家。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她也在用行动践行着她性自由的观念。欲望是她的行动纲领。她一生都在追求欲望的满足，都在满怀激情地捍卫着女性获得肉体欢娱的权利，在肉体的欢愉中不断抵达她所向往的女性的极致自由。在对性自由的追求中，杜拉斯试图找到因童年受到劫掠而失去的心理平衡，延续因亲爱的小哥哥突然离世而中断的兄弟情结，探索女性解放的途径。那个童年生活于经济与精神双重飘摇中的小女孩长大了，她要成为自己人生航向的舵手。

自诩为爱情专家的杜拉斯的笔下有许多关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社会阶层等各种原因导致的异化的爱。《广岛之恋》中那个无名无姓的法国女人和初恋情人——一名德国士兵的爱情成为不可饶恕的错误的爱情。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爱情成为错误的渊薮。人们宁可视厌倦无聊为被容忍的美德，也不愿两个年轻鲜活、富有生命活力的异国年轻人去追求他们美好而神圣的爱情。这种战争中受人们诅咒的爱情的结果是德国士兵在战争结束即将与自己的恋人追寻属于他们的幸福的黎明时分被法国的无名复仇者击毙，而遭受失去恋人之痛、幸福幻灭之悲的女人非但没有得到人们包括亲人们的丝毫同情，反而因为这段战时的恋情被剃光了头发游街示众。在《情人》中，白人女孩“我”与中国情人的恋情因为种族主义的隔阂而被扭曲异化。“我”爱他和他的金钱、他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更为吊诡的是，“我”的家人在享受着他带“我”们去当地最奢华的消费场所吃喝玩乐的同时，却对不是白人的他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这是一种因种族主义、金钱至上而导致的畸形的爱情，中国情人一直处于卑微的从属地位，像是一个爱仆。而在“我”要离开他回法国时，“我也哭了，但却没有流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不应该为他流泪”。

这些异化的爱实际上是越界的爱情，有的是跨越国界、种族的爱情如《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广岛之恋》中的爱情，有的是跨越阶层的爱情如《厚颜无耻的人》，有的是跨越道德与法律界限的爱情如《夏夜十点半》。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越界爱情和现实中杜拉斯的感情过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早年和中国情人的恋情，在和罗伯特·安泰尔姆的婚姻存续期

间和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恋情、米拉尔·雅尔罗的激情，六十六岁的她和二十八岁的扬·安德烈亚的金色黄昏之恋都似乎佐证了杜拉斯的一生都听从内心欲望——爱、性、死亡的召唤。

杜拉斯的作品是以其家庭、其自身的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她曾说过："读者——忠实的读者，不带任何条件的读者，对我书中的人物都是认识的：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还有我，地点都是我过去已经写过的，从暹罗山到卡蒂纳大街，许多地点都写过……"她书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像一块块拼图一样在或隐或现地拼凑着她的人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夏夜十点半》《死亡的疾病》《情人》等都是探索杜拉斯人生迷宫的或隐或现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在越南，在那里她父亲是数学老师，母亲是小学教员。除了童年时代在法国有过一段短暂的逗留，她直到十八岁才离开西贡。"这段杜拉斯多次使用于其书前的自我介绍表明，她的一生都已居留在那个业已远逝的越南，停滞于司汤达所谓的永无止境的童年。离开越南多年的杜拉斯通过回忆和想象构建了她心目中的东方——越南。随着西方文明的逐步崛起，东方被西方定势想象为贫穷落后、疫病泛滥的危险之地。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她的父母是受法国殖民当局美化殖民地的宣传蛊惑才来到这片所谓的财富、冒险和梦想的地方的，但迎接他们的是越南让人有气无力的炙热、成群结队的麻风病人和不可掌控的生活及命运。

在她笔下，这种离开多年之后通过不断回忆建构起来的真假相间、虚实交织的文本世界成就了杜拉斯书写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历史性。虽然"东方"一词并没有出现在她的文本中，但东方的因子却是时时处处徘徊于其文本世界中的幽灵。在大约写于1950年的一篇名为《中国的小脚》的短文中，五岁时曾到过中国云南的杜拉斯写道："中国是永恒的……中国广袤、残酷、善生养，在那里孩子们都非常不幸……爱情被放逐。"这段话表明在杜拉斯的心目中至少是在她幼时的记忆里，当时的中国停留在象征着扼杀和禁锢自由与生命的中国女人缠得畸形的小脚和路边随处可见的

小摊上的旺鸡蛋两种典型的意象上。“中国完全远去了，我的小脚小鸡的世界沉没到无尽的黑暗里，无依无靠，但我又能怎样？”四十余年后的杜拉斯通过回忆重构了五岁时耳闻目睹的中国。

在杜拉斯关于中国情人的不同版本中，情人都有象征着身份与地位的奢华汽车，闪耀着诱人光泽的大钻戒，身着价格不菲的高档柞丝绸服装，曾留学法国，对白人女孩一见钟情。20 世纪 40 代的《战争笔记》中的雷奥在白人女孩眼中是丑陋愚笨的安南人，他的吻让她感到恶心，“有一种灵魂都被强暴了”的感觉。50 年代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 70 年代的《伊甸影院》中的诺先生送的小礼物和留声机讨得了苏珊的欢心，而他的吻让她“仿佛挨了一记耳光似的”。1984 年的《情人》中，情人告诉“我”：“他是中国人，他家远在中国北方抚顺”。《情人》里的故事已成为“一种糟透了的爱情”故事，而不是之前的那种可以说是纯然的金钱故事，这里的吻已有了让人沉醉的爱情之吻的意味。1991 年《情人》的电影版《中国北方的情人》里，在湄公河的渡船上欣赏远处风景的情人比《情人》中柔弱羞怯的他更强壮了点儿，更大胆了一些。学业有成的他富有爱国情怀：“我爱堤岸。我爱中国。堤岸也是中国。”在此，白人女孩和中国情人双双坠入情网，“故事已经发生了，已经不可避免。一个爱情故事，一场令人目眩的爱情。始终没有结束。永远没被忘记”。电影里的情人用幽默文雅的言谈征服了白人女孩的母亲和大哥。过去几十年中，情人形象与地位的嬗变在无形中表明：随着不断强大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杜拉斯笔下中国情人的形象也在相应地改变、成长，直到最后获得了发自内心的自信并赢得了来之不易的爱情。

对于杜拉斯来说，只有通过写作将早年的种种经历诉诸文本，早年经历的苦难才能不再是一种耻辱，才能让她可以重拾心理上那种长久以来失去的平衡，平静地去面对去接受曾经让她难以释怀的过往。通过这种书写，“我发现书就是我。书唯一的主题，就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她曾说过读者读的是书，而不是作者。

杜拉斯曾说：“观看这个世界，就是我在世上的职责所在。”一直努力

将生命融入创作的杜拉斯总是试图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思考人生问题，解决人类生存的困境。她的书和电影中关于爱情、性、背叛、欺骗、贫穷、疯狂、死亡的元素比比皆是。受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向特立独行的杜拉斯的作品中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她也因此成为最早在创作中应和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作家。此间，杜拉斯寻找到了独属于女性的自我意识，满怀激情地将女性的生活经历、女性的身体置于退隐为背景的男权社会的中心。她笔下的众多女性也从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被看者”转变为扮演主动角色的“自我”“注视者”。这种男女两性角色的倒置凸显了杜拉斯女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情人》中十五岁的白人女孩虽然最初也是被看，但在这种被注视中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了，“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是的，比如说，是性的问题”。而且她也意识到女性的美不在衣服、不在装扮、不在昂贵的首饰和奢华的化妆品，而在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欲念。欲念潜伏于引发它的人身上，而不在他处。只要那么一眼，就会出现，要么就根本不存在。欲念就像一见钟情一样，要么一见倾心地彻底沦陷，要么成为陌路人从此海角天涯。在这里，成年男性的注视成为白人女孩自我意识觉醒的触媒。在后来两者的关系中，白人女孩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情人则始终处于卑微、怯懦的从属地位。男性成为女性眼中的男人，他的“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这种用女性眼光审视男性的书写具有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无独有偶，在杜拉斯后期拍摄的电影中，女性琐碎的日常生活被置于聚光灯下。女性单调乏味的洗碗也被镜头用四分钟去表现、去呈现。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的杜拉斯也无畏地为女性发声，如克里斯蒂娜·维尔曼事件。杜拉斯曾说写作就是写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杜拉斯将长久以来男权社会为束缚女性而精心编织的密网撕裂，让女权主义的阳光丝丝缕缕地照进了女性挣扎于其中的男性主导的世界——至少女权主义的阳光已透射进来了。

在半个世纪之久的创作活动中，大胆创新、永不满足的杜拉斯曾经写

过小说、剧本、电影脚本，拍过电影，尝试了现实主义、心理小说、“新小说”等多种多样的写作手法。她的一生都在追求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不论是籍籍无名的她还是声名鹊起的她都把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视为零的开始，而不是圆满的终结。终其一生她都在突破过去的自我，塑造着新的不断前进的自我，不断地塑造着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的杜拉斯。

Contents

目录

一、我的早年生活 / 001

1.在越南的日子 / 001
2.我的母亲 / 004
3.我的父亲 / 007
4.我的哥哥 / 009
5.我的学生时代 / 011
6.渴望一个自己的房间 / 013
7.童年的创伤 / 014

二、我的恋情与婚姻 / 017

1.如何看待爱情 / 017
2.婚姻与家庭对我意味着什么 / 020
3.中国情人 / 021
4.我与罗伯特·安泰尔姆的婚姻 / 026
5.我与迪奥尼斯·马斯科罗 / 030
6.我与米拉尔·雅尔罗 / 034

7.我的兄弟情结 / 037
8.诺弗勒城堡 / 038
9.《广岛之恋》之遗憾 / 042

三、我的写作 / 044

1.我为何是杜拉斯 / 044
2.写作的机缘——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作家 / 049
3.写作动机 / 051
4.我的第一本小说 / 052
5.写作的领地：圣伯努瓦街 / 053
6.为何写作 / 055
7.何为写作 / 058
8.我笔下的大海 / 062
9.苍蝇之死——一种独特的书写 / 063

四、艺术主张 / 065

1.女性审美视角看世界 / 065
2.不能为艺术而艺术 / 068
3.我为何做电影？ / 070
4.文本与电影的纠葛——以《卡车》为例 / 077
5.我与新小说——流动的书写 / 079
6.我与戏剧 / 080
7.龚古尔文学奖的失与得 / 081

8.作家的虚与实 / 086

五、书与作家 / 090

1.孤独与我 / 090
2.作家的职业道德 / 093
3.萨特 / 094
4.我与其他作家 / 095
5.何谓新闻写作 / 097
6.《劳尔之劫》/ 098
7.《大西洋的男人》/ 100
8.《夏夜的十点半》/ 101
9.《死亡的疾病》/ 103
10.《直布罗陀的水手》/ 104

六、政治与思想 / 108

1.种族主义 / 108
2.殖民主义 / 111
3.战争的创伤 / 111
4.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 113
5.司法公正——对弱者的关注 / 116
6.生存上的犹太化 / 117
7.妇女解放 / 122
8.女性可怕的沉默 / 125

9.历史就是数字 / 126
10.我眼中的巴黎 / 127

七、晚年撷英 / 130

1.作为母亲的我 / 130
2.我的女友——贝蒂·费尔南德兹 / 135
3.我的总统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 / 136
4.中国情人之死 / 137
5.最后的情人——扬·安德烈亚 / 139
6.男人多数是同性恋者 / 144
7.酒与我 / 145
8.衰老与死亡 / 149
9.对疯狂的恐惧 / 155
10.特鲁维尔 / 157

杜拉斯年表 / 158

一、我的早年生活

1.在越南的日子

我出生于越南西贡的嘉定，早年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多次辗转于河内、永隆、沙沥等城市。小时候的我和两位哥哥游历于丛林、茉莉花、兰花和数不胜数的藤蔓植物之间，从来不怕蛇虫，不惧老虎，更无畏其他种种潜在的威胁。虽然后来历经世事的我认为越南等地混杂着悲苦、疯狂、绝望和死亡的多重气息，但这段经历还是成为我童年时期弥足珍贵的美好记忆。然而对搬家习以为常的我从小就渴望着有一个地方能够结束这种吉卜赛式的流浪生活，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

混合着香气与毒气的西贡，罗望子树列于两旁的小路，热得有气无力的白种女人，给白种男人做妓女、被白种女人蔑视的越南女人……这就是越南，萦绕于我脑海的越南，我心目中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生命的底色。虽然许多人都惊奇于这一点，包括我的家人。我相信我这辈子都会这么认为。司汤达说过：童年是永无止境的。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童年在越南的种种经历一直缠绕着我，伴我走入生命的纵深处。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居住在嘉定学校的一座20世纪初期建造的典型的公务员住房里。父母各自上班，我们是由仆人养大的。那个时期仅存的几张照片里，我们都穿着领圣体的服装，精神抖擞，乖巧优雅；而父

母的样子有些疲惫，老态已现。虽然我们过着白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我的童年却是充满悲伤的。我记得曾在小学练习簿的一页上写道：我的童年是现实的、仓促的，没有五彩斑斓的梦想，没有值得回味的记忆。毫无知觉、匆匆过去的童年成为我不可弥补的缺憾。

不久，父亲升迁为负责河内小学教育的领导，我们一家搬到了当时以热带巴黎式天堂闻名的城市河内。在这里，随处可见的巴黎式发廊、奢侈豪华的香水店、风味各异的咖啡店、法国风格的散步场、巍然屹立的行政办公大楼……这样一个地方留给我的记忆竟然满是忧郁和悲戚，这或许是母亲心境晴雨表的反映吧。在这里，父亲成了一名优秀的殖民地公务员，工作如鱼得水，声名渐起。而没有觅到工作的母亲不满在家照顾孩子的枯燥生活，变得日益苛刻、极端、易怒，在狭小的白人圈子里颇受白眼与排斥。直到没有找到公职、不肯赋闲在家的母亲贷款买下一座房子创建了一所私立学校，这样的生活才有所改变。

后来，父亲调任至金边。我们全家再次搬迁。这次，我们住进了一所地处市中心的巴洛克风格的公务员宅邸。而且母亲也很快谋得一份公职——诺罗敦学校校长。但不幸的是，来这里不足两个月，父亲就得了重病，不得不回国接受治疗，不到一年就病逝了。在消息传来之后的那段时间，在这座豪华的宅子里，母亲、大哥哥、小哥哥和我四个人躺在一张床上，互相寻求慰藉，却久久难以入睡，黑暗中瞪大眼睛，想着我们飘忽不定、难以把握的未来。母亲说她很害怕黑夜，尤其在这座房子里，就是在这里她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其实，电报没到母亲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噩耗，因为她看见、听见一只鸟在夜半时分发疯似的叫着，后来消失在父亲的办公室所在的方位，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这个噩兆。母亲说出的这些话不但没有削减她自身的恐惧，反而徒增了大哥哥、小哥哥和我内心的恐惧。父亲的去世是早在母亲的预料之中的。父亲的身体这些年一直状况不断，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固执地拒绝和父亲一起回法国医治，她要留在这儿，等他回来，哪儿也不去。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后，虽然殖民行政署给了她假期，母亲也没立刻带着三个孩子乘坐第一班船回国奔丧。

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母亲想要留在法国生活，却被要求继续去殖民地工作，而且是去金边工作。母亲不愿去这座获悉丈夫去世的充满伤感与不幸的城市，就给殖民总督写了封信，言辞恳切地要求到诺罗敦工作。总督收到信后让殖民行政当局进行调查。而母亲的同事反映说母亲的名声不好，是造成他们不和谐的因素。于是母亲的请求被搁浅，还申辩无门，最后只好去了金边。母亲带着我们在旅馆里过了一段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很难挨的日子。除了父亲去世带来的悲伤和痛苦，生活中的其他麻烦亦纷至沓来，母亲应接不暇地抵御着、抗争着，却总归于徒劳。所以我对金边这座城市的记忆只有恐惧、等待和绝望。我记得那段时间里，母亲常说，一见到为国家做事的人，无论是财政官员、海关官员，还是其他以法律的名义做事的公务员，她就心生恐惧，因为在他们面前，她总觉得是错的。这是典型的穷人无所适从的想法。母亲并没有因为所谓“名声不好”而受到什么惩罚，也没人当面谴责她，但背后关于她的谣言四起，她陷入被排斥、被孤立的状态。她把这种情况反映到了总督那里，总督下令调她到永隆做女子学校负责管理的校长。从此，在异国他乡，母亲独自抚养我们三个孩子：十一岁和十岁的两位哥哥，七岁的我。她说过我们是她生活里的盐，是能使这片土地从今以后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盐。

我真正的童年是十岁那年在永隆开始的。我对永隆一见钟情，就像是命中注定我要和它相遇一样。永隆对我来说意味着生命的全部。哪怕到了七十二岁时，它仍然和昨天一般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通往邮局的小路，睡午觉的时候，在白人区，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路的两旁种满了金凤花，河流也在沉睡。在这儿，晚上我们总是乘着四轮马车到一个小棚屋附近，然后坐船渡到湄公河对岸，接着在夜色笼罩时返回。我们一家人遵循着当地白人的生活节奏，好像融入了这里的白人圈子，事实上别人总是对母亲敬而远之。作为负责管理的一校之长的她，大儿子已辍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小儿子时常翘课，无心学业；三个孩子总是光着脚，满口的越南话，整天和佣人厮混在一起。这位性格孤傲、声音尖利、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的寡妇一家子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指指戳戳。